

# 美 嫂

■ 吴 静

美嫂是大伯家的长媳,嫁给大哥的时候大概 22 岁,我那时七八岁的样子,不懂媒人夸赞美嫂的究竟是怎么回事,只知道美嫂人漂亮,杨柳,大眼,身材不胖不瘦,好看。我们堂兄弟姊妹都比她小,都喊大嫂,美嫂这个称呼是我心里对她的敬称。

美嫂嫁到大伯家是上苍对大妈的恩赐,大妈是糖尿病综合症,那个时候人们不懂得这个病的名称,只说是个痼子,能坐着说话就不不错了,长期卧床,大小便不能自理。美嫂一进门就担起了服侍婆婆的重任。过去农村生活条件差,家里有个病人更是苦不堪言,大哥每天在地里劳作,就是一头老黄牛,大伯去世早,就留了长媳劳碌苗苗,大妈含辛茹苦刚把大哥拉扯大,自己就瘫在床上起不来了。

记得美嫂进门的时候大妈拉着美嫂的手说:“闺女啊,你进了咱家的门,娘啥也帮不了你,以后可要过苦日子了”,娘劝不住啊!”说完老泪纵横,美嫂替大妈擦擦眼泪,笑着说:“娘,不碍事儿,您一个心辛辛苦苦把儿子拉扯大不容易,我敬您,您就别说个啥闺女回来吧,闺女服侍您,应该的,不能说对不住您的,您别嫌。”我瞪大眼睛看着眼前的事就是不想明白,别人家里娶媳妇都欢喜地,为啥大嫂娶了个漂亮女人却要娶在大妈身畔抹眼泪呢?而且在场的好些亲戚眼睛也都红红的。

我家跟大伯家离得不远,站在门口喊一声就能听见,美嫂来了我去大伯家的次数更多了,以前常常去听大妈讲大哥小时候调皮捣蛋的事,后来看大哥整天只干活不说话,跟那个调皮捣蛋的

大哥不一样,我这小心眼里就有了想法,于是去的就少了,有时候拿点甜瓜梨枣的给大妈妈就跑出去跟小伙伴儿玩去了,哪里懂得繁重的生活压得大哥不能“调皮捣蛋”了呀。我喜欢漂亮的美嫂,美嫂更喜欢我,每天早上跟大哥去地里干活从我家门前过,都能听到她跟大哥说大妈晚上又给她讲故事了。到了中午就会站在门口的枣树下喊:“小豆子,来吃饭哦。”他们都喊我“小豆子”,我问大妈为啥,大妈说我聪明,当地俗话形容小孩子聪明就叫“小精豆子”,我很开心,很高兴他们喊我“小豆子”,一听美嫂喊,我就冲刺一般冲进大伯家,坐卧就吃。每天吃完午饭后就着美嫂一边洗脚,一边烧热水,等洗刷完了,就把热开水端到大妈脚下,给大妈清理伤口,记得大哥那时从从脚后跟开始往小腿上漂洗了。每次清理很轻,轻了,洗不干净,重了,大妈喊疼,美嫂叫我给大妈唱戏,跳舞,分散大妈的注意力,她说这样大哥就不疼了。

过了一阵子,美嫂瘦了,每天属于她的事既繁琐又麻烦,天不亮就起床,替大妈换尿布,擦身,清洗污垢,做早饭,洗衣,喂饭,下地,做午饭,为大哥清理伤口。接着又下地,做晚饭,给大妈清洗,服侍大妈上床,听大妈讲故事”病情逐渐加重,说悄悄,闹腾),日复一日,美嫂瘦了,眼睛更大了,但没有闹腾的时候有神了。有时候村头田间有同游的小姐儿聚在一起时会对我说:“你还是离婚算了,这样的日子我们一天也过不下去,长得这么漂亮找个干干脆不干嘛,何必在这受委屈?”美嫂每次都笑笑不说话。

有一天,大伯家来了一个客人,美嫂的,母

是大哥用牛车拉来的,听说也是什么病,行动不便,美嫂的弟弟妹妹都在读书,父亲是个种田汉,不会服侍人,美嫂心疼母亲,更不想耽误弟第妹妹读书,就跟大哥商量,把母亲接来大哥家,由她照顾,这样一来,美嫂的担子更重了,婆婆和母亲几乎都叫床不起,她每天要付出双倍的辛苦才能让两位老人活得舒服些。

大妈的病拖了三个年头,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弥留之际拉着美嫂的手,紧闭双目已不能说话,那顺着眼角滴下的泪水成了无声的语言,美嫂依然保持着微笑,第一次吩咐大哥拿来热毛巾,为大妈擦干净身子,换上干净的衣服,别人家老人去世都穿新衣服,美嫂清理的时候跟别人说过了:娘死了就穿旧衣服,善华洗的衣服干净,穿着好受。”

大妈头七那天,我去帮着(闹着)包饺子,听见美嫂的弟弟跟她说:“善华,我到你这里才知道你这两年过得好日子真苦哦”,娘,我能做到的只有这些了”

好多年过去了,现在的美嫂很幸福,一个儿子在广东,一个女儿在上海,都是外企高管,他们要接大哥和美嫂来大城市生活,美嫂不去,她说乡下空气好,人舒服,喂几个老母鸡有新鲜鸡蛋吃。有一次我去看美嫂,我跟她说我心里一直叫她“美嫂”,她问为什么,我说小时候就看她长得漂亮,后来长大了才发现她的美不是用华饰修饰的,那是从她的名字得出来的,善华,与人为善,朴实无华。我问她:“美嫂,你怎么会把两个老人放在一起让你一个人照顾呢?”,她轻轻地说:“两个都是娘!”

■ 王永芬

可以调节灯光的大小……如女莫若母,感恩懂我的慈母!有了玻璃罩煤油灯,我再也受不到油烟的侵扰。

每隔两三天,玻璃罩上会结出一层黑黑的烟灰,我就会取下灯罩,一手用手捂着,一头对着嘴使劲地往罩内哈气,然后用筷子夹住旧灯罩,后来长大了才发现她的美不是用华饰修饰的,那是从她的名字得出来的,善华,与人为善,朴实无华。我问她:“美嫂,你怎么会把两个老人放在一起让你一个人照顾呢?”,她轻轻地说:“两个都是娘!”

随着时代的更迭,电灯早已走进我们的生活。有了电灯,那盏煤油灯也结束了它们曾经辉煌的历史使命。但我依旧对煤油灯恋恋不舍,时常带着去落在灯上的灰尘,默默地凝视着它们,回忆在煤油灯下读书学习的那些往事,怀念那一股逝去的青春!

## 二 姐

■ 张云霞

这些书,我一点也不怕,我知道活着不易,世上还有很多的人和我一样,正经受着苦难,但只要我们有勇气,我们就能战胜她。”我拉着二姐的手,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任由眼泪肆意横飞。二姐,一名平凡的农村妇女,她从书本上汲取了战胜困难的勇气,汲取了活着的精神。二姐热爱着,挣扎着从病痛的环境中爬了出来。五年来,二姐的病有了很大的好转,她能够用肠道吸收营养,正常生活了,她的好转一天天的红润起来,她的肩膀一天天地面颊起来。她又是一朵饱满的棉花花了,又在清风里舞蹈开放了。但是考虑到二姐的身体,家务活坚决不能让她做了,但是她不甘心地做了一个废人,于是在初中附近开了一个书店,卖些文具、书本之类的,这很好。闲之余,她还可以读读书,这是她想要的。

书店前的杏花又开放了,一朵一朵,笑着闹着,挨着挤着。叭叭叭,吹吹打打,热闹非凡,若你走近仿佛能听到它们的欢笑,咯咯咯,咯咯咯。无论你在哪个角落,它的香都直袭你的鼻。这会儿没有什么人来书店,二姐又抱着那本书,默默地看了起来,眉眼间,嘴角都带着笑意。此刻,人与花、人与书邂逅的风景真是旖旎!

我喜欢看着二姐读书时兴高采烈的样子,那是最好的生活状态啊。二姐啊,二姐,我闻到了馥郁的花香,还有啊,还有,那是你身上的书香!

我的小妹高中刚毕业就被村里选派去学医,成了村里的赤脚医生。在她的记忆里,年轻的小妹美丽时尚,待人温和,深受村里大人们的喜爱。后来经媒人牵线,她嫁给了离家三十里的一位退伍军人,小妹身材魁梧,性格豪爽热情。他们婚后过了几年宁静的生活,一双儿女的相继出生给这个温馨的家庭平添了一份幸福。凭着艰苦奋斗能吃苦的精神,他们攒足了盖新房的材料,正当他们踌躇满志,准备将生活过得更加红火时,厄运降临了。1988 年春季的一天,小姑父在自家埋土放树的时候,不慎从树上摔下来,造成腿骨骨折。为了治疗,小姑父光光家里的积蓄,卖了新建居室的材料,甚至卖了家里的家俱,还向亲戚借了钱,辗转多家医院求医。最终,小姑父性命无忧了,但是只有头部还能自由活动,连手都失去了活动能力。那一年,他的小儿子六岁,小女儿四岁。

此后,家庭的生活重担就全部落在了小姑的肩上,种地、洗衣、做饭、带孩子,伺候丈夫,忙得像个连轴转的陀螺。每天天刚蒙蒙亮,小姑就起床做一家人的饭菜,趁孩子吃奶时,她把姑父照顾到,喂他饭,再送孩子去上学。劳作中,又得马不停蹄地赶到田间劳作中。为防止站久了身上长期和肌肉疼痛,经常为它翻身按摩。有时站太久站不住时,小姑喘不过气来,稍有疏忽,姑父长了痔疮,虽然姑父自己不愿得痔疮,但是小姑仍自责不已。从此后,她更加辛苦了,每次外出要带一两个小时就要回家,买不起尿不湿,她就把姑父纸尿裤和旧布片,缝了个马扎上挑洗。由于经常用冷水洗衣服,被褥,加上干农活,小姑的一年四季都带着一道道深淡不一的口子,有时还会渗血。尽管如此,为了方便了照顾姑父,小姑一直圆墙上与姑父睡同一张床。

我们家的亲戚特别心疼小姑,但没有一个人去劝过她离婚的,农忙的时候,都会抽空去帮她干活。姑夫刚得病的时候,我在外地读书。回来后,看到小姑瘦弱的肩膀也不是背着小药箱而是挑着两大桶水的背影,我不禁流泪了。每次去看小姑,看到她因长期的过度操劳,比同龄人苍老很多的面容,粗糙的双手,朴素的穿着都忍不住心疼。就这样年复一年,小姑一家四口住在两间“漏雨”的小屋里过着宁静的生活。

小姑不离不弃,“手磨破丈夫的事在世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得到了当地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关注,当地人都说我的小妹是个难得的好人,姑父遇不到她是前世修来的福分。人们对这个不幸的家庭伸出了援助之手,政府给他们办了低保,一家企业把他们家作为扶贫对象,资助两个孩子上学,解决了小姑的后顾之忧。”

二十一年,一万多个日日夜夜,在这漫长的岁月里,小姑用无私的爱和辛劳创造了生命的奇迹,如今已经六十多岁的她仍然保持着一颗无微不至关照着家人和她周围的爱人。最令人敬佩的是她不仅在生活中细心呵护,还能一直尊重姑父,并一直把他当做一家之主。小姑温和乐观,照顾姑父从没怨言,他的两个孩子从小就知道孝敬懂事,早早的就帮助她做事,帮忙照顾姑父。记得表哥和表妹小时候时期暑假会来我们家玩两三天,看望他们年迈的外外婆,但是每次都只住两三天,就坚决要回家,答应爸爸爸爸过两天就回家的,不回去表哥去田里干活,爸爸一人在家会很孤单。又姐妹俩的表现令亲戚们心疼的感慨,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值得大家欣慰的是,表弟在好心人的资助下顺利完成中专学业,一个人在外地打工,几年后将自己赚的第一桶金——万元的积蓄带回家,给家里盖了高大宽敞的宽屋。新屋落成后,小姑将姑父搬到家里,让他住得舒服些,没想呢,只住几天,姑父就要搬回两间“漏雨”的小屋,因为小姑对姑父一条马路,能看不到村里的人,看着不顺眼,不觉得啊。小姑只好又陪着姑父搬回了小屋,小屋的条件改善了很多,有电视,有空调。

去年冬天,我去看望小姑,姑父中午十二点的和亲戚家,谈到表弟,他一脸的幸福。现在表弟还年轻忙时请假期回家干农活。我听了忍不住的劝他:“姑父,你们以后别再请假期回家干活了,你们住一个年修几千的高管请假期回家制表,砍玉米,不是大材小用吗?我要是表哥啊,情愿不上你们这种几亩地了,田里一年的纯利润还不如表表哥家回来的经济实惠吧!干脆别种地了。你们的生活费对表哥来说说是毛毛雨了。”姑父听了我的劝说后说,“你和我表哥表兄说,说:‘可是你小姑舍不得把你儿子丢下,说自己种地太点粮食,自己吃,还能喂鸡,要是不种地,花钱买粮食喂鸡就会舍不得了。”我心里暗叹:真难为了表哥。不过,说白了,表哥还是一如既往的回来干农活。虽然累些,但是在那时,我有时看到他在微信朋友圈晒他回家干农活的照片,坐在土炕添柴火的情景,还配上诸如“我最爱和妈妈一起做农活”之类的文字。

最近,又听到了关于姑父的新鲜事,听说他带打扑克牌,打牌嘛,我乍一听,震惊了,他的手不能动,怎么打牌啊?原来,小姑觉得他待在家里闲,就约了村里一些老人,到家里来陪姑父打牌,小姑怕姑父指挥,倒也配合默契。

我的脑海里浮现一幅画面:头发花白的姑父躺在床上,头稍稍抬着,微微转头,一贯的大嗓门指挥着二姐打牌,小姑则微笑着打指令。

我想: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也不过如此吧。

## 杏花园

张云霞 执笔

# 两 盏 煤 油 灯

在我的书柜里,一直收藏着两盏煤油灯。一盏是母亲用废药瓶做成的,一盏是母亲用卖药的钱从商店买来的。多少次整理书柜,我都舍不得把它们扔掉。煤油灯见证了我是人生路上,承载着母亲的慈爱;煤油灯也是我成长路上的导航灯!

在我记事年代里,家里很穷,家中用于照明的只有母亲用废药瓶做成的那盏煤油灯。每天晚上,我和妹妹就坐在灯下读书写字时,那盏油灯总是冒着浓浓的烟,黑烟带着刺鼻的煤油味呛得我鼻子发痒,嗓子发干;煤油灯似乎在发泄着对贫苦的愤懑。每做完作业,我和妹妹都会去为花盆浇水,连擦出的鼻涕,吐出的唾沫都是黑乎乎的。有时将棉衣、眉毛、头发还会被火燎着,散发出一股焦糊味,不过我们都习以为常,不以为然。想到古人“凿壁偷光”和“映雪囊萤”,感觉到自己还是幸运的。在煤油灯下,我充分感受到了读书写字的那份快乐!

那是个闷热的夜晚,我在煤油灯下伏案读书,走进知识的殿堂,心如痴如醉。几只讨厌的蚊子“嗡嗡”作响,为躲避蚊虫叮咬,我把煤油灯移至靠帐帘的木箱上,自己钻进帐帘内读书。蚊蚊被煤油灯长时间烘烤将我臭气全驱,直到一串火苗从左侧边上一字窜到帐帘内,一股烟味扑鼻而来,我才意识到危险;我赶紧从床上跃起,用力扑灭火苗。此后,再也不敢把煤油灯移至帐帘内了。煤油灯点亮的不只是夜晚,也点亮了我的求知之路,开启了我的智慧之门。小学和初中阶段,

正是我求知欲极其旺盛的年龄,我饥不择食地泛黄可以阅读的文字,糊在墙上的报纸,颜色乏黄的小书,缺页少角的破皮书,我都找来阅读。此外,我还通过各种渠道借书阅读。因为我做人诚信,所以每次借书都能如愿。因为《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走进了我的生活,我由衷地欣赏她,崇拜她。她从小资产阶级成长为成长为一名革命者,追随着革命的脚步,从生命的冬天走到春天。“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是的,只要对抗生命的严寒,春天的希望就不会遥远!《青春之歌》点燃了我的生命激情,影响了

我珍惜青春的音符。而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则启发了我会坚持,鼓舞我为实现人生的目标而奋斗……在昏暗的煤油灯下,我阅读了大量文学作品,尽管那只是很肤浅的阅读,但也足以打发我苦闷而寂寞的青少年时光。废药瓶做成的煤油灯点亮了我许多充实的时光,光阴就在这煤油灯下静静地流淌,岁月也在煤油灯跳动的火苗中渐渐流逝。七十年代后期,我读高中时,国家恢复了高考制度,母亲似乎预感到她的女儿将会成为有出息的人,她把家中正在下蛋的母鸡卖为了,为我买了一盏带玻璃罩的煤油灯。接过母亲手中的灯,我激动得热泪盈眶。我仔细打量着这盏煤油灯,喇叭状青色玻璃的灯座,磨着葫芦圆盛油的肚子,肚子里藏着一根扁扁长长的灯的芯,灯芯芯一头浸入灯座上的插嘴里,一头从铁制的灯罩中探出脑袋,灯头上插一只挡风护尘的玻璃罩,周围由粗像小耳朵一样的铁卡子将其固定着,灯头的旁边还有个调节旋钮,

# 书 香 里 的 二 姐

每年栀子花扑棱开放的时候,便是农忙的时候。此时,家里没人能分出时间来照顾我,于是每周末的这段时期妈妈便将我送到二舅家,由二舅家的二姐帮忙照顾。

其实二姐也是个孩子,只不过比我大着,十四岁。可她早地早地了学,帮忙操持着家务,刷锅、烧饭、洗衣、喂鸡……她无所不能。但似乎永远有干不完的活,永远有使不完的劲,但是她的脸却像栀子花般永远绽放着笑靥。

每晚上班人都吃过晚饭、洗完澡,二姐将家收拾停当,这时二姐才有了自己的时间。月夜中,清风徐来,二姐独自坐窗纱前,在并不明亮的电灯下一字一句地读着书,她的神情是那么的专注,与白天麻利的她在锅碗瓢盆间转动的似乎不是一个人。我有时叫她,她半天才回过神来,她的神情全是在那一个字一句上。此时房间里十分安静,我能听到她起伏似织呢唧的歌喉,能听到屋外秧田里此起彼伏的蛙鸣,能听到二姐均匀的呼吸声……那一刻,二姐忘记了一所有的劳累,只有她,我那时虽然小,但我觉得那样的夜晚很美好,那样的夜晚浸透着栀子花的香气。

这样的画面后来经常出现在二姐的生活里,她烧锅的时候看书,喂鸡的时候看书,放牛的时候看书……村里人都夸老杨家的二丫头能看懂书,二姐只是抿嘴一笑。因为她觉得,她看书的时候快乐,并不是为了别人的夸奖。日子如流水般逝去,无数个夜晚,在栀子花的芬

芳里,二姐读完了借来的《朝花夕拾》、《水浒传》等。那时我莫名觉得,二姐身上有一种香,一种我特别喜欢的香,是栀子花的味道;是香皂的味道;我说不清楚,但我笃定我的二姐虽然粗眉粗眼,腰腿健壮,但是她美丽的。

后来,二姐嫁人了,虽然是个读书不多的庄稼汉,但是很厚老成,日子倒也过得踏实舒心。在荷花般开放的日子里,二姐一如既往地穿梭在屋里屋外,把小家打理得井井有条。二姐虽然字不多,但她爱阅读的习惯一直没有变。她常常跟我说:“妹子,你教书,书背得多,以后多带些给姐姐看看,让姐姐好打发时间。”她虽这样说,但我知道,她总是出于爱,爱那一字一句,爱那书的馨香。于是我大包小包地去往二姐家带,每次二姐都笑靥如花。每次我去时,她都跟我谈书中的内容,她的感想,她说得那么投入,那么认真,眼里有欢喜的波在荡漾……

可是,天又不测风云,在二姐三十六岁的时候,得了胃癌,全胃切除。我没法想象,二姐经历了怎样的折磨,我只看到原本健壮的肩膀瘦得像纸,原本饱满的脸,已经瘦成了一张苍白的纸。见此二姐这般的模样,我的泪被酸地落下。可是二姐却微笑着对我说:“妹子,别担心,二姐会慢慢好。”本该是我安慰她的,却成了她安慰我。怕二姐的日子难捱,于是我给她带了很多对她有帮助的书,例如《甄嬛传》、《活着》、《面对苦难》,在化疗的日子里二姐将它们一一读遍。有一次,二姐拉着我的手说:“妹子,看着